

中文导读英文版

Gone with the Wind

飘

上部

[美] 马格丽特·米切尔 原著

王勋 纪飞 等 编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 次文化語言

風

次文化語言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99 10 15 10 1999

次文化語言



(中 文 导 读 英 文 版)

Gone with the Wind

飘

[美] 马格丽特·米切尔 原著

王勋 纪飞 等 编译

上部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Gone with the Wind, 中文译名为《飘》, 是最经典的爱情巨著之一, 它的作者是美国著名女作家马格丽特·米切尔。故事讲述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时期, 主人公郝思嘉曲折、哀婉的爱情与婚姻故事。美国南北战争前夕, 生活在南方的少女郝思嘉, 美貌而叛逆, 她爱上了英俊的小伙子卫希礼, 但卫希礼却选择了善良的媚兰。出于妒恨, 郝思嘉嫁给了媚兰的哥哥查理。南北战争爆发后, 卫希礼和查理应征入伍。查理不幸去世, 郝思嘉成了寡妇。为了生活, 战后的郝思嘉违心地同弗兰克结婚。不久之后, 弗兰克去世, 郝思嘉再次成为寡妇。郝思嘉不得已又和白瑞德结婚。不久, 经过太多磨难的白瑞德对她已不太信任, 下决心和她离婚。当爱离她而去时, 郝思嘉才明白真爱自己和她所爱的人其实正是白瑞德。

该书自 1936 年出版以来, 一直畅销至今, 并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文字。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乱世佳人》, 曾一举夺得七项奥斯卡大奖, 并成为电影史上最经典的名片之一。无论作为语言学习的课本, 还是作为通俗的文学读本, 本书对当代中国的青少年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英文故事概况, 进而提高阅读速度和阅读水平, 在每章的开始部分增加了中文导读。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 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Gone with the Wind (上部): 中文导读英文版/ (美) 米切尔 (Michell, M.) 原著; 王勋等编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302-19003-5

I. 飘… II. ①米… ②王… III. ①英语—语言读物 ②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8158 号

责任编辑: 李 晔

插图绘制: 王 轲

责任校对: 焦丽丽

责任印制: 王秀菊

出版发行: 清华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http://www.tup.com.cn>

邮 编: 100084

社 总 机: 010-62770175

邮 购: 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 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 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 清华大学印刷厂

装 订 者: 三河市溧源装订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260 印 张: 37.5 字 数: 63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119.00 元(上下册)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 030340-01



马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chell，1900—1949），美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马格丽特出生在美国亚特兰大，1922 年成为《亚特兰大日报》的记者，1926 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飘》。1936 年该书一经出版，便成为当时美国最畅销的小说。1949 年，米切尔因车祸离开人世。《飘》是她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也是她的成名之作，书写了美国文学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它不仅成为美国的文学经典，而且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故事以 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和战后重建时期为背景，以女主人公郝思嘉曲折、哀婉的生活、爱情与婚姻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内战前后美国南方人的生活。作品刻画了那个时代的许多南方人的形象，占中心位置的人物郝思嘉、白瑞德、卫希礼、媚兰等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习俗礼仪、言行举止、精神观念、政治态度以至于衣着打扮等等，在小说里都叙述得十分详尽。小说在描绘人物生活与爱情的同时，勾勒出南北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的异同，具有浓厚的史诗风格，堪称美国历史转折时期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成为历久不衰的爱情经典。

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郝思嘉的个性以及她的爱情故事。她的爱情不是充满诗意和浪漫情调的那一种，而是现实的和功利的。为了达到目的，她甚至不惜使用为人所不齿的狡诈伎俩。由于是真实的，所以她的爱情故事还是那么引人入胜。真实的东西可能并不崇高，但更接近人们的生活，因而也更受读者喜爱。郝思嘉的爱情故事里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如果说卫希礼和媚兰的爱情代表的是一种为人称道的正统爱情观念的话，郝思嘉对卫希礼的爱就是一种对正统的叛逆。为了她一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纯情的爱，她不顾一切，勇往直前。在卫希礼和媚兰结婚后，郝思嘉的追求仍不放弃，甚至越来越强烈。其行为与当时在传统观念教育下的其他女性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正是她在爱情上表现出来的最可爱的地方。为了真爱，她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的确令人感动。至于她后来的数次婚姻，



则纯粹是出于功利目的，表现了她性格中的残忍狡诈的一面。但是在当时战乱的背景下，为了生存，为了一家人有饭吃，为了保住她视为生命的土地，这种行为也是合理而真实的。她在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敢，独自承担起养活包括自己情人和情敌在内的一大家人的重担的责任感，以及在危险面前挺身而出、无所畏惧、疾恶如仇的精神，都使人产生敬意，减轻了人们对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厌恶感。

除郝思嘉外，故事的另外一个主要人物就是白瑞德。围绕郝思嘉和白瑞德的恋情是故事的主线之一。白瑞德在当时社会是个为人所不齿的人物，因为人们认为他行为不端、名声不好，是个发战争财的投机商。但玩世不恭的白瑞德身上也不乏绅士气度，还颇有些侠肝义胆，常常救助朋友于危难之间。郝思嘉和白瑞德这样一个人物发生瓜葛，这本身就很引人注目，更不用说后来又有曲折离奇的发展。在两人的关系中，郝思嘉每个精心设计的“陷阱”都被白瑞德一针见血地点破。可以说，对于郝思嘉的所有心思，白瑞德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白瑞德还是喜欢郝思嘉，而且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爱，可以说为了得到郝思嘉的爱，一切都在所不惜，这正是小说的另一个感和动人之处。

小说的结尾，虽然最终郝思嘉和白瑞德结了婚，并有了女儿邦妮。但郝思嘉对卫希礼仍然旧情不忘。这使得白瑞德与其渐渐疏远。加之邦妮又在骑马时摔死，白瑞德便整日酗酒，对郝思嘉视同路人。失望的白瑞德最终决定弃家出走，永远离开郝思嘉。而此时的郝思嘉才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人其实不是卫希礼，而是白瑞德。让人值得期待和想象的是，此时的郝思嘉并没有沉沦，也没有失去对未来生活的信心，而是“明天我要想办法重新得到他，毕竟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

该书自1936年出版以来，一直畅销至今，已被译成世界上几十种语言文字。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乱世佳人》，曾一举夺得七项奥斯卡大奖，并成为电影史上最经典的名片之一。1937年，该书获得普利策文学奖。该书出版之前，美国的《出版商周刊》曾预言：“《飘》很有可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美国小说。”它是全世界公认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同时也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美国文学作品之一。在中国，《飘》是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经典小说之一。目前，在国内数量众多的《飘》书籍中，主要的出版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中文翻译版，另一种是英文原版。而其中的英文原版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人热衷于学习英文的大环境。从英文学习的角度来看，直接使用纯英文素材更有利于英语学习。考



考虑到对英文内容背景的了解有助于英文阅读，使用中文导读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也可以说是该类型书的第三种版本形式。采用中文导读而非中英文对照的方式进行编排，这样有利于国内读者摆脱对英文阅读依赖中文注释的习惯。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决定编译《飘》，并采用中文导读英文版的形式出版。在中文导读中，我们尽力使其贴近原作的精髓，也尽可能保留原作的故事主线。我们希望能够编出为当代中国读者所喜爱的经典读本。读者在阅读英文故事之前，可以先阅读中文导读内容，这样有利于了解故事背景，从而加快阅读速度。我们相信，该经典著作的引进对加强当代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人文修养是非常有帮助的。

本书主要内容由王勋、纪飞编译。参加本书故事素材搜集整理及编译工作的还有郑佳、刘乃亚、赵雪、熊金玉、李丽秀、李智能、李鑫、熊红华、傅颖、乐贵明、王婷婷、熊志勇、聂利生、傅建平、蔡红昌、孟宪行、胡国平、李晓红、胡武荣、贡东兴、张镇、熊建国、张文绮、王多多、陈楠、彭勇、邵舒丽、黄福成、冯洁、王晓旭、王业伟、龚桂平、徐鑫、周丽萍、曹隼、徐平国、肖洁、王小红等。限于我们的科学、人文素养和英语水平，书中难免不当之处，衷心希望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上 部

第一部分/PART ONE	3
第一章/Chapter One	4
第二章/Chapter Two	26
第三章/Chapter Three	47
第四章/Chapter Four	72
第五章/Chapter Five	86
第六章/Chapter Six	107
第七章/Chapter Seven	146
第二部分/PART TWO	159
第八章/Chapter Eight	160
第九章/Chapter Nine	182
第十章/Chapter Ten	221
第十一章/Chapter Eleven	235
第十二章/Chapter Twelve	244
第十三章/Chapter Thirteen	266
第十四章/Chapter Fourteen	284
第十五章/Chapter Fifteen	298
第十六章/Chapter Sixteen	314
第三部分/PART THREE	325
第十七章/Chapter Seventeen	326
第十八章/Chapter Eighteen	352
第十九章/Chapter Nineteen	370
第二十章/Chapter Twenty	387
第二十一章/Chapter Twenty-one	397
第二十二章/Chapter Twenty-Two	415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三章/Chapter Twenty-three	423
第二十四章/Chapter Twenty-four	445
第二十五章/Chapter Twenty-five	478
第二十六章/Chapter Twenty-six	494
第二十七章/Chapter Twenty-seven	520
第二十八章/Chapter Twenty-eight	535
第二十九章/Chapter Twenty-nine	554
第三十章/Chapter Thirty	569

下 部

第四部分/PART FOUR	591
第三十一章/Chapter Thirty-one	592
第三十二章/Chapter Thirty-two	611
第三十三章/Chapter Thirty-three	629
第三十四章/Chapter Thirty-four	647
第三十五章/Chapter Thirty-five	671
第三十六章/Chapter Thirty-six	699
第三十七章/Chapter Thirty-seven	735
第三十八章/Chapter Thirty-eight	754
第三十九章/Chapter Thirty-nine	785
第四十章/Chapter Forty	805
第四十一章/Chapter Forty-one	826
第四十二章/Chapter Forty-two	854
第四十三章/Chapter Forty-three	873
第四十四章/Chapter Forty-four	890
第四十五章/Chapter Forty-five	905
第四十六章/Chapter Forty-six	930
第四十七章/Chapter Forty-seven	941
第五部分/PART FIVE	971
第四十八章/Chapter Forty-eight	972
第四十九章/Chapter Forty-nine	986
第五十章/Chapter Fifty	1009
第五十一章/Chapter Fifty-one	1022
第五十二章/Chapter Fifty-two	1029



第五十三章/Chapter Fifty-three	1049
第五十四章/Chapter Fifty-four	1068
第五十五章/Chapter Fifty-five	1084
第五十六章/Chapter Fifty-six	1094
第五十七章/Chapter Fifty-seven	1108
第五十八章/Chapter Fifty-eight	1124
第五十九章/Chapter Fifty-nine	1132
第六十章/Chapter Sixty	1146
第六十一章/Chapter Sixty-one	1153
第六十二章/Chapter Sixty-two	1168
第六十三章/Chapter Sixty-three	1175

上 部
FIRST PERIOD

第一部分
PART ONE

第一章

Chapter One



郝思嘉融合了父母的优点——爱尔兰和法兰西血统的混合，淡绿色的眼睛、尖尖的下巴，洁白的皮肤使得男生经常被她迷住。

一天下午，塔尔顿兄弟俩斯图尔特、布伦特与郝思嘉一起在花园里聊天。郝思嘉身穿一件绿色花布长裙，脚登平跟拖鞋，纤细的腰身和丰满的胸部让她更加迷人。表面上的温文尔雅掩盖了她内心的叛逆和任性；斯图尔特与布伦特身材高挑，身穿骑士服，俊美傲慢。他们两人在马术、枪法和行为举止方面特别优秀，但是在学习方面却在两年内四次被逐出学校。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被连累退学。塔尔顿兄弟说即使不退学也会由于战争的原因回家，这让郝思嘉很不耐烦。她特别讨厌“战争”。在家里，她爸爸一天到晚都在谈论这些，而男孩子们似乎也只谈战争。虽然她很不耐烦，脸上却依然挂着微笑，欢快地眨着眼睛，这让男孩子们更着迷了。话题再次回到退学事件，塔尔顿兄弟的妈妈昨晚一直忙着驯服刚送的新马，而今天一大早兄弟俩就都逃离出来，只剩哥哥博伊德在家。

放眼望去，雨后的佐治亚州一片火红，种植园种满了棉花，周围一片片茂密的林地，即使天气多么炎热，那里总是隐蔽凉爽。太阳渐渐下山，农忙归来人们的脚步声、谈笑声混杂在一起。思嘉的母亲已吩咐给归来的人们分发食物，管家已开始准备晚餐。塔尔顿兄弟俩意识到该回家了，心里期待着思嘉能够留他们吃晚饭。

兄弟俩和思嘉谈论起明天卫家的野餐会和舞会，他们说只要思嘉能够

陪他们跳舞，他们便会告诉思嘉一个秘密：卫家决定明天舞会上宣布卫希礼和查理的妹妹媚兰的订婚消息。思嘉听到后脸色煞白，眼光呆滞。兄弟俩再次提出让思嘉陪他们明晚一起吃晚饭，思嘉马上就答应了。兄弟俩异常兴奋，同时也觉得有些奇怪，以往思嘉都会不停推托，今天竟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继续聊着明天晚会以及婚礼的事情，但发现思嘉一言不发，也没有留他们吃晚饭。又聊了一会儿，他们只好叫上仆人詹姆斯，极不情愿地骑马离去。但两人仍在为思嘉没有留他们吃晚饭而疑惑，并且在回想到底是什么话语惹恼了思嘉。布伦特让仆人詹姆斯说说看，詹姆斯告诉他们思嘉是在听到卫希礼和媚兰要订婚的消息时，变得默默无语的。兄弟俩却还认为可能是希礼作为朋友没有提前告诉思嘉而使她生气的。他们徘徊游荡着，仍然不想回家。布伦特提议去卫家，但斯图尔特建议别去，因为人家正忙着准备明天的野餐会，而事实上他是因为内心愧疚。以前他追求过卫家的莫蒂，全县人都只认为二人会结婚，但遇到郝思嘉之后，斯图尔特便受不了诱惑转而追求郝思嘉；同样布伦特也放弃追求芒罗，兄弟俩喜欢上同一女孩，但他们的母亲却对郝思嘉没有好感。

他们又想到凯德·卡尔福特家去，可以听他讲讲萨姆特堡的消息，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凯德的继母。兄弟俩经过多番讨论，最终决定去埃布尔·温德那儿，听听有关骑兵连的消息。但詹姆斯反对，温德家里的厨子过世，晚饭现在由一个做饭最糟糕的黑人负责。吉姆显然瞧不起只有少数黑奴的农场主，斯图尔特呵斥他不许说温德的坏话。

由于塔尔顿家的男孩酗酒打架，方丹家的又脾气太暴躁，卫希礼被选为骑兵连上尉，雷福德·卡尔福特和埃布尔·温德为中尉。骑兵连最初只招募种植园主的儿子，属于中产阶层，每两周集训一次，但经常会发生打架事件。兄弟俩决定让詹姆斯回家告诉母亲他们俩不回家吃晚饭了，这让詹姆斯异常恐惧。詹姆斯说会躺在树林里，宁可让巡逻队抓去也不愿回家。兄弟俩没办法，只好带着他一起去埃布尔家，同时警告他不许目中无人。一行人骑着马在山沟里走着，兄弟俩还在讨论思嘉为什么没有留他们吃晚饭的问题。

Scarlett O'hara was not beautiful, but men seldom realized it when caught by her charm as the Tarleton twins were. In her face were too sharply blended the delicate features of her mother, a Coast aristocrat of French descent,

and the heavy ones of her florid Irish father. But it was an arresting face, pointed of chin, square of jaw. Her eyes were pale green without a touch of hazel, starred with bristly black lashes and slightly tilted at the ends. Above them, her thick black brows slanted upward, cutting a startling oblique line in her magnolia-white skin—that skin so prized by Southern women and so carefully guarded with bonnets, veils and mittens against hot Georgia suns.

Seated with Stuart and Brent Tarleton in the cool shade of the porch of Tara, her father's plantation, that bright April afternoon of 1861, she made a pretty picture. Her new green flowered-muslin dress spread its twelve yards of billowing material over her hoops and exactly matched the fiat-heeled green morocco slippers her father had recently brought her from Atlanta. The dress set off to perfection the seventeen-inch waist, the smallest in three counties, and the tightly fitting basque showed breasts well matured for her sixteen years. But for all the modesty of her spreading skirts, the demureness of hair netted smoothly into a chignon and the quietness of small white hands folded in her lap, her true self was poorly concealed. The green eyes in the carefully sweet face were turbulent, willful, lusty with life, distinctly at variance with her decorous demeanor. Her manners had been imposed upon her by her mother's gentle admonitions and the sterner discipline of her mammy; her eyes were her own.

On either side of her, the twins lounged easily in their chairs, squinting at the sunlight through tall mint-garnished glasses as they laughed and talked, their long legs, booted to the knee and thick with saddle muscles, crossed negligently. Nineteen years old, six feet two inches tall, long of bone and hard of muscle, with sunburned faces and deep auburn hair, their eyes merry and arrogant, their bodies clothed in identical blue coats and mustard-colored breeches, they were as much alike as two bolls of cotton.

Outside, the late afternoon sun slanted down in the yard, throwing into gleaming brightness the dogwood trees that were solid masses of white blossom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new green. The twins' horses were hitched in the driveway, big animals, red as their masters' hair; and around the horses' legs quarreled the pack of lean, nervous possum hounds that accompanied Stuart and Brent wherever they went. A little aloof, as became an aristocrat, lay

a black-spotted carriage dog, muzzle on paws, patiently waiting for the boys to go home to supper.

Between the hounds and the horses and the twins there was a kinship deeper than that of their constant companionship. They were all healthy, thoughtless young animals, sleek, graceful, high-spirited, the boys as mettlesome as the horses they rode, mettlesome and dangerous but, withal, sweet-tempered to those who knew how to handle them.

Although born to the ease of plantation life, waited on hand and foot since infancy, the faces of the three on the porch were neither slack nor soft. They had the vigor and alertness of country people who have spent all their lives in the open and troubled their heads very little with dull things in books. Life in the north Georgia county of Clayton was still new an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Augusta, Savannah and Charleston, a little crude. The more sedate and older sections of the South looked down their noses at the up-country Georgians, but here in north Georgia, a lack of the niceties of classical education carried no shame, provided a man was smart in the things that mattered. And raising good cotton, riding well, shooting straight, dancing lightly, squiring the ladies with elegance and carrying one's liquor like a gentleman were the things that mattered.

In these accomplishments the twins excelled, and they were equally outstanding in their notorious inability to learn anything contained between the covers of books. Their family had more money, more horses, more slaves than any one else in the County, but the boys had less grammar than most of their poor Cracker neighbors.

It was for this precise reason that Stuart and Brent were idling on the porch of Tara this April afternoon. They had just been expell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the fourth university that had thrown them out in two years; and their older brothers, Tom and Boyd, had come home with them, because they refused to remain at an institution where the twins were not welcome. Stuart and Brent considered their latest expulsion a fine joke, and Scarlett, who had not willingly opened a book since leaving the Fayetteville Female Academy the year before, thought it just as amusing as they did.

"I know you two don't care about being expelled, or Tom either," she said.